

魏晋、唐、宋莲花纹断想

高兴

(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信箱466A,江苏 无锡214064)

[摘要] 通过莲纹阶段性的比较,试图说明中国传统纹样中的莲花纹其独特性及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 莲花纹 魏晋 唐 宋 佛教 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 J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XXXX-XXXX(2005)04-0049-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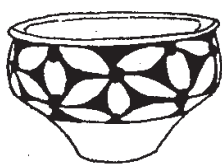
纹样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担负着信息传递的功能,记载着人类的发展历程。透过各种典型的纹样,能在很大程度上了解相应时段人类社会的独特情况;各历史阶段(如思想、意识和行为)的变化,也无可避免地表现在当时的纹样上,成为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

在中国传统纹样的百花园中,莲花纹堪称奇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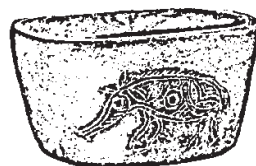
一、莲花纹阶段性的划分

中国的莲花纹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单纯自然形态的描摹与照搬阶段。以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应用莲花作为纹样素材的历史大致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在庙底沟型彩陶器【1】及河姆渡遗址中的器物上【2】,均有近似莲花的产物。可大致认为中国莲纹在中原和江南这些生长莲花的地区产生和最早应用,而非舶来的域外之物。莲花广泛生长的客观条件,促使先人对莲花不断进行观察,再以具体应用为目的提炼和创作——朴素的审美意识通过对客观对象观察而逐渐形成——独具本土特色和意韵的第一代中国莲纹被创造出来。这时的莲纹,并不含太多的精神性和人格化含义。因形态、色彩而导致描摹,反映了先民内心对莲的感情,这种感情因客观作用于视觉而内化为审美情趣——视觉有形化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这随着认识水平和表现能力的提高而渐显。



【1】庙底沟型彩陶器



【2】余姚河姆渡遗址器物

(二)与外来文化的结合阶段。主要指与佛教的结合。东汉中国佛教造像早期作品尚未与莲花发生紧密联系,中国佛教莲纹是交汇、融合之后的再创造。公元元年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与本土宗教、文化不断进行磨和、碰撞、融合的几百年间,其自身与莲花的联系,暗合了中国民众意识中对于莲的传统感情,从而引发了国人内心的共鸣,一个民族和一种宗教的结缘,成为莲纹大发展的机缘——以佛教象征性符号大行其道。

魏晋至唐600年间,莲纹总体沿“佛教象征”主线演进,成为独特的纹饰现象。

(三)莲花纹回归现实社会的阶段。由五代始,莲纹使用渐由佛教向世俗转化——呈现两条线索并行:一是宗教(佛教)题材使用;二是市民生活用品中使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三个阶段组成中国莲纹发展大致框架。其中,第二个阶段是中间环节,最值得关注。

二、魏晋、唐、宋莲花纹的比较

魏晋至宋经历了多个朝代,有动荡、战乱,也有鼎盛时期。莲纹在社会的动荡、统一中,不断经历变化与发展,成为时代的镜子。魏晋、唐、宋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时期。

(一)魏晋——域外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融中,莲纹“形”与“意”演化发展的阶段。

中国莲纹以庙底沟彩陶和河姆渡陶器为发端。风格上显出南北差异:庙底沟型粗放、写意;河姆渡的纤细、规整,并以组合方式对主体进行填充——在猪形中填以莲花纹(在春秋变为对莲花的处理:“莲鹤方壶”上的莲瓣处理就是例子)。战国中期,楚国铜镜装饰流行的四叶纹,应是莲纹的别称,这种别称一直延续到汉代。莲纹的应用并非都是从属和陪衬地位,姚庄汉墓出土的漆器上,莲纹出现在盒盖的中心部位。除单体莲花,整片的荷塘也成为表现对象,颇具生活气息【3】。魏晋之前,中国莲纹是以非常生活化的方式存在,与其他纹样并没太大区别。随着佛教中国本土化改造进程的加快和完成,莲纹在“意”和“形”等方面呈现前所未有的变化。

“意”的方面,由世俗化转变为宗教化。单纯的花卉被赋予崇高的精神含义,成为宗教象征,这是中国特有的。莲花在魏晋时期已超越了象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成为佛的化身,在佛教的建筑、雕塑、彩绘等多方面大量出现,总的有这样一些特点:

(1)适用性随自身含义的转变而拓展。莲纹成为主体人物的座位、手中的道具,并用于交代场景、填补画面的空白。已渐渐超越单纯的植物范畴和朴素的审美意向,具有了崭新的象征性,打破了完全本土化形成的单一性,促使新的纹样产生和应用。确立了魏晋莲纹应用的范式。它是中外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这种新范式的产生,对于后来的纹样、装饰乃至造物都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莲纹与特定含义形成对应关系,成为图解式符号。佛教强调和追求众生平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世俗社会等级概念的影响,并借助一定的元素加以视觉化再现。魏晋时期,莲

纹无疑被赋予了这一使命:莲花瓣永远朝上成为佛的座位,体现了佛界的等级。世俗观念渗入佛教的同时,佛教思想也在进入日常意识中,例如,佛教生死、轮回观与世俗相应观念合流,在思想深处将死的概念拔高到追求“不生不死”的境界,以永享极乐。这种生死关,更容易深入人心。魏晋石刻表现极乐世界,场景中次要位置的人所踩的是花瓣下垂,露出巨大莲蓬的莲花,表示的是与涅槃有关的含义。莲花纹的这种新意味,随佛教传播而自然渗入寻常百姓的意识中——北朝明器莲花尊、北齐“黄釉陶扁壶”上的莲花纹均是花瓣下垂的样式。表现“死”的主题中,象征性的使用莲纹,大致由此开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去世的人穿的鞋子上绣有莲花,意为“脚踩莲花,功德圆满”)。死亡,借助莲纹变得格外安详与诗意。而且无形之中具有了某种希望。

“形”的方面,打破整形概念,转换视点和角度,创立新形式,服务于所要表达的主题。

(1)利用局部特点,强化主题。魏晋佛教洞窟,用正面俯视的莲花组织纹样,形成天井图案的主体,周围饰以飞天纹,营造西天极乐世界的祥和气氛。其中莲蓬的描绘具体而突出,具有远近结合的空间效果,体现出佛国的博、大。这一时期开始打破整形,大胆的将莲瓣改变为同一方向的水平排列,并将单瓣中间饰以其它纹样,在后来演化为一种几何形纹样【4】。

(2)利用莲纹中的造形元素,形成独特的佛教装饰效果。这一时期的龙门石刻中,取单瓣莲花的造形,与火焰纹相结合:将火焰纹按照莲花瓣的外形做适合的处理,在传递涅槃意味的同时,加强了庄严、神圣、雄健并有几分悲壮的气氛。类似做法,在同期石窟龕楣处理上也大量出现。除与火焰纹相结合外还加入忍冬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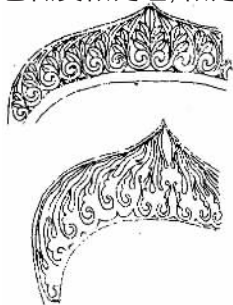


【3】东汉画像砖 射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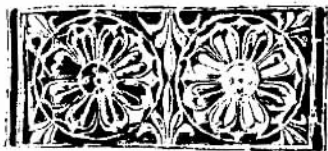


【4】北魏云岗石窟石刻

成为此时特有的佛教装饰风格【5】。单体莲纹在北魏中期开始运用花瓣套合的手法,表现花瓣的繁复感;后期则在每片花瓣中做分割处理,至南北朝发展为具有立体感的阴阳表达法。不仅在大面积的部分应用,较小的部分也做类似处理,似是当时的一种流行【6】。



【5】北魏巩县石刻龕楣



【6】南北朝砖刻 莲花纹



【7】唐代牙尺 鸟纹

(二)唐——作为主流文化,主动吸纳域外文化,以充实、完善自身文化体系的过程中,莲纹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阶段。

莲纹在唐代,总体是沿着佛教与世俗两条主线演化发展,并没有在哪一方面稍有偏废,虽然魏晋莲纹也兼顾佛教与世俗两方面,但毕竟以佛教应用为主;世俗方面,也多在满足殡葬的需要——活着的人,似乎尚不足以与莲花“结缘”。唐的情况大不相同:佛教与世俗、阳间与阴间,莲纹以不同的形式传达着不同的信息,在任何方面都恰如其分。莲花纹在有唐一代结出硕果,放射出夺目异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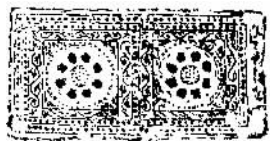
(1)莲纹于佛教的应用在唐代达到颠峰。唐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具开放性的时代,本土文化外传的同时,域外文化随之流入,对唐文化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如新式纹样的产生——例如宝相花纹的创立。它与莲花之间的联系无法割舍。可以说是莲纹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二者相比较,宝相花纹更具端庄、圆润、饱满的效果,弥补了莲纹清秀、俏丽、稍显单薄的欠缺。应用在佛教方面,能更好的体现其庄严和博大精深。莲纹的这种变体,实质上是唐社会的真实写照——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大帝国,所体现出的自信、安定和富足,是魏晋所不能比拟的。宝相花纹成为唐代纹样的代表。单纯莲纹在一些佛教藻井中依然是画面的中心元素。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莲纹的创新,既注意对外来因素的吸纳与借鉴,又注重从传统中汲取养分,进行传统借鉴基础上的创新——将莲纹与缠枝纹做纵向结合,颇具汉代生命树纹的意趣。

(2)莲花纹世俗化的应用,体现了时人心态的变化。与魏晋乱世不同,唐空前强盛、统一。人的心态极其务实——对精神寄托远不如魏晋的人那样过分依赖,这在莲纹应用上有所体现:莲纹不是佛教专有,其佛教含义渐渐淡化。魏晋时期将单个莲瓣用作单元形的做法虽仍在延续,但其中所填内容却是极其现实的花卉。莲纹走入世俗生活:装饰日常器物表面,与其它花卉(菊、牡丹等)共同构成装饰图案。而与鸟纹相结合,形成更为生活化的纹样,是魏晋时代所不可想象的,是真正的思想解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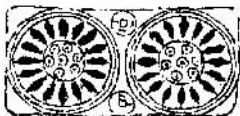
唐代还出现后世吉祥图案的表现萌芽——莲、鱼的组合,正是“连连有鱼”;铜镜中的牡丹莲花纹正暗合“连连富贵”的寓意。对于并蒂莲的产生不妨可以大胆假设——由汉代生命树+缠枝莲花+世俗化因素而形成,是继承民族传统,勇于张扬和表达自我意识,善于创新的综合结果。

莲花纹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体现出多样并存的特点。观念意识决定表现形式,开放的观念必然通过相应的物化方式表现出来。莲纹在唐代就呈现出多样化:庄严华丽的形式,轻松朴素的风格,灵动写意的方法,表现的程式化与变通性并存。在佛教或殡葬场合的莲纹,以较严格的程式化来组织,运用流畅、舒展的线条,构画出丰满、肥厚的莲瓣造型,弧线于花形之间穿插、连结,花团锦簇又充满动感,显示富丽、生动的同时,又体现严谨、规整。莲花缠枝纹在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花朵、花叶与花枝的细密处理,贯穿整个画面的枝干正反弧线的处理,与空白形成有机的对比,产生的虚实、黑白的和谐,大大加强佛国或阴间的祥和气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种有关非现实社会在常人意识中神秘和难以完全想象的氛围。日常器皿的莲花纹,总体以繁密为特点,具体处理上表现出轻松和随意——线条组织运用、花叶形状的处理,没有刻板的规矩和程式,匠师的

自由表达度很大,创造性在自由的状态下充分发挥。灵动、轻松的莲纹传达出唐人优雅、闲适的生活状态。自由的创作使莲纹地域性的表现风格趋于明显:南方细致、繁密,中部秀丽、舒展,西北粗犷、稚拙【8、9、10】。



【8】唐代湖北 砖刻莲纹



【9】唐代安徽 砖刻莲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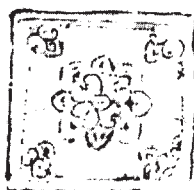


【10】唐代甘肃砖刻莲纹

唐代的莲纹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表现花瓣,多以同一方向的组(排)线,制造明暗、(立体)效果,与魏晋花瓣层层套合、南北朝时的阴阳表达不同——前者过于平面化,缺乏立体感;后者过于立体,而略显唐突——公众心理同现实产生很大的距离感。唐代这种以组线表达的立体效果,生动、传神,在流露出极强生活气息的同时很好的体现了立体感,唐代很多场合和作品都体现出这种风格性的特点,即使小小的砖刻也不例外【11】。

(三) 宋——历经繁盛,莲纹反璞归真,现实性与生活化成为其主题和特征的阶段。

莲纹在宋代,似乎真正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形式和风格迥异的莲纹,形成宋代莲纹的整体面目:莲纹越来越趋向以本来的形象面世。即使佛教题材的莲纹也并非都是沿袭以往的程式,其中生活化的印痕非常明显——四川安岳毗卢洞,南宋时期的“紫竹观音”塑像,表现观音菩萨神态安详地坐于荷花池边。无论是佛像还是莲花都极具生活气息,远非魏晋佛教题材作品那样远离人间烟火。形式、风格各异的莲纹实质上是多样化思想意识的表现——莲纹成为“内心世界外在化”的载体。



【11】唐代 砖刻莲纹

在以往神圣的佛教主题中占有一定比重的莲纹,于宋代呈现出更甚于唐的鲜活生命力。透过宋代陶瓷中的莲纹可获如下认识:

(1) 圆润丰满的莲纹,是唐风的继承与发展。丰腴饱满的花形,回转流畅的缠枝,呈现圆、满的特点,与唐相比,更单纯——唐的饱满是建立在多种花卉共生(同构)基础之上的,莲花纹只是“多分之一”;宋莲纹以莲为主,或将莲的其它部分加以处理,与莲的主体共同构成更加完整的莲花纹。并很大程度保持了唐的圆润流畅的线形风格。



【12】宋代瓷器 莲花纹



【13】宋代瓷器纹样



【14】宋代瓷器 莲花水鸟纹 莲花鱼纹



(2) 大面积的黑白对比法,开创莲花纹表现新时代。大面积的黑白对比,突出、强调莲纹形象,是这一时期的创造,也是莲纹发展的阶段性新产物。纤细、流畅的白线与作为“地”的白底相连接,整个纹样产生镂空的效果,具有极强的视觉趣味性和强烈的平面装饰效果【12】。

(3) 逸笔草草,成为宋代莲纹又一标志性风格。轻松的运笔、流畅的曲线,充满生活气息——对于自身的关注,及由此而引发的心态的变化似乎是这种风格产生的真正原因。“逸笔草草”是在继承传统、深入生活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创造性之后的产物,是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的标志。此外,宋代还出现趋于抽象表达的莲花纹——是叶、花、莲蓬、水纹的共生体【13】。宋代莲纹的题材以世俗化的内容为主,除单纯表现莲花本身外,与鱼、水鸟组合,这类现实性和寓意性都很强的题材是当时的流行——是崇尚自然天成心态的写照【14】。

洒脱、简约、追求意趣,当是对宋代莲纹较准确的概括。

三、结语

莲纹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一段莲纹的发展历程, 恰是中国传统纹样发展历史中华彩的一章, 它从一个具体的着眼点, 见证并体现了中国纹样萌生于中华故土, 以及与外来文化的融创。中国莲纹的演化、发展, 印证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能自我封闭, 只有不断地革故鼎新, 才能使事物永葆活力。

[参考文献]

- [1] 吴 山.《历代传统纹样》[M]. 北京: 百花出版社, 1985.
- [2] 李砚祖.《装饰之道》[M].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3] 卞宗舜, 周 旭, 史玉琢著.《中国工艺美术史》[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3.

Thoughts on Lotus Pattern in Wei Jin, Tang and Song

GAO Xing

(Design Institution of Southern Yangtze University, mailbox 466A, Wuxi, Jiangsu 214064)

Abstrac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lotus grain, the paper attempts to show its uniquenes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rain pattern, and the course of this lotus grain.

Key words: lotus pattern; Wei Jin; Tang; Song; buddhism; secularization

(上接第 42 页)

[参考文献]

- [1] Bruce Eckel.《Thinking in C++ (C++编程思想)》[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 [2] 谭浩强.《C++程序设计》[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 [3] Decoder.《C/C++程序设计》[M].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3.
- [4] 王俊书, 郑忠刚.《C++函数中引用调用的优越性》[J]. 安庆: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4.
- [5] 白雪冰.《浅论C++语言中函数的参数传递》[J]. 杭州: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

Parameter Transport Mechanism in C++ Language

LU Zhi-m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uxi South Ocean College, Wuxi 214081, China)

Abstract: Parameter transport mechanism is of importance in programm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 parameter transport methods in C++ language.

Key word: C++; parameter transport mechanism; reference parameter; pointer